

藏北的笛声

■王宗仁

动,便起床,站在窗口前,倾听这不知从何处传来的笛声。一时间笛声竟然充满了小窗,窗口似乎盛不下这笛声,飘出了窗外。突然我有一种感觉,这悲凉忧伤的笛声开出了苦花,又结出了苦果。笛声中风来了,雨来了,搅得我的心也跟着酸楚起来。

我猜想着这个吹笛人,是老者还是少年?是男性还是女性?为何半夜三更吹奏能把人肝肠苦断的伤感乐曲?我仿佛已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吹笛人,用一双灵动而又沉重的手指从笛孔弹出足以能表达其心愿的音符。

次日,当地牧民多吉老人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藏女哭坟的让人伤心流泪的故事,它启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十多年前,一场罕见的暴风雪防不胜防地袭击了藏北草原。它给这块瘠薄土地带来满目疮痍的灾祸,至今提起来让人胆战心惊。数不清的帐篷被暴风雪揭走了,成群成批的牛羊被零下四十度的奇寒冻死在牧场上。还有多少老人、儿童在这突如其来的风雪中奔走哭嚎。最后他们筋疲力尽倒在地上,有的再也没有起来。

扎西色珍实在弄不清楚她是在哪一刻失去了阿妈阿爸,她只隐隐记得在她家的帐篷被风雪连根拔起的那一瞬间,她就像长了一个翅膀一样开始在草原上飘摇。也许飘摇了趟白天,也许飘摇了大半个夜晚,她

什么也不知道。此刻,疲惫、饥饿、严寒把她摺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奄奄一息……

发现扎西色珍的人是解放军某文艺演出队的一位演员,他在边防线上演出返回途中路经藏北,便参加到救灾的行列中。扎西色珍是他抢救的第三个冻倒在雪野的藏胞。这时他的体力消耗得连举步的力气几乎都没有了,他无法背动已经昏过去的扎西色珍,只得将她抱在怀里一步一步挪地往救灾点上走去。

后来,扎西色珍知道了一切。最使她难忘的是别人告诉她,这位解放军叔叔救她时的那个细节:他虽然已经失去知觉,双手仍然握着笛子。在他抱着扎西色珍昏倒在地无力走动时,正是用平生之力吹出的微弱的时断时续的笛声,唤来了战友,救出了她。他当时吹奏的曲调是《我是一个兵》。

扎西色珍的身体刚一恢复,就带着那支笛子,来到一个用终年不化的冰块雪团砌成的坟台前。这里安葬着那位舍命救藏女的军人。他长眠在这个藏胞为他设计的特殊墓穴里,遗体就能在较长时间得到完好保存。扎西色珍在坟前肃立好久,眼里噙满泪花,却没有流出来。救她的恩人是位坚强的军人,她不愿在他面前表露出丝毫的脆弱。

失去亲人的扎西色珍虽然只有16

岁,却顽强地生活着。在风雪里滚出来的藏家女有雪山一样的性格。她赶着政府分给她的羊群在广袤的藏北草原上游牧。今日住在小河旁,明日暂栖雪山下,食无定时,睡无定点。日子过得充实、自由。只是一看到挂在帐篷里的那支笛子,她就怀念救命恩人。她很快学会了吹奏笛子,是专程拜师一位藏族老艺人学会的。她会吹十支多支曲调,首先学会的当然是《我是一个兵》。不管吹奏什么歌曲,从笛孔里流出来的都是异常凄凉的情感。她是向那位离开人世的军人倾诉心声!

有人告诉扎西色珍,每天夜里五更天夏巴英雄的灵魂在八塔下显灵,那里便聚集起一大队格萨尔王的英雄士兵。这本是藏区的传说,扎西色珍却相信了。她想,那位用生命救了藏胞的恩人也是英雄,这个英雄相聚的时刻他也会在。于是她便在五更天起床吹笛,让英雄在天之灵知道她的思念、祝愿。

这个平平常常的藏北之夜,我的所有心思都被从远处传来的笛声牵去。我抬头望月,觉得那笛声缭绕着月亮;我低头看河,感到那笛声溢满小河。吹笛人,你很美。也许今夜你不快乐,但不必忧伤。因为你的笛声是一盏灯,会把藏北的暗夜全部照亮。

标题书法:李洪海

怀,于峰林间奔泻而下,形成滚滚激流,迸发青年的拼搏无畏,在中途不断地汇集支流,壮大发展,推进中年事业的腾飞,于入海口宁静无波,涵养暮年的睿智安宁。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何尝不是人生之河的连绵歌唱,体现出人生不同阶段的境界修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只有在相应年龄做应该做的事情,才能书写人生的欢愉之歌、和谐之美!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在这浮躁的社会,拥有这种豁达超脱心境何其可贵!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顺境时倍加珍惜,逆境时也不用气馁,要习惯阴雨连绵的日子,也要倍加珍惜艳阳高照的蓝天。老子曰:“上善若水”。河水“以柔克刚”给人无穷启迪,流淌途中有高山林立、乱石阻隔,没必要太在意,绕过去就能汇集更多的力量之源。人生之途,挫折坎坷总会不期而至,宛如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有数不清的暗礁漩涡,只有经历摸爬滚打、磕碰挫折的丰富历练才能胸有成竹、游刃有余。幸福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便途中经历风霜雨雪的洗礼,甚至因此而冰封千里,但厚实的冰层下面依然有河水汨汨流淌,河面的冰层总有一天会消融殆尽,放声欢歌。

多一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自信、“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

人生之河不同于自然之河,区别于人可以掌握命运之舵,而河流只能听天由命。在大自然的河流面前,个人显得非常渺小,然而聚集众人的力量智慧,就会迸发磅礴惊人的能量。千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移山填海,修坝筑堤,让河流改道,让暴躁的河水变得无比温顺,用河水发电,灌溉农田,造福百姓。河流需要治理得方,社会呼唤文明领导,人要善于寻求帮助、团结他人,才能有所作为。一个人能够影响多少人,才能实现多大价值,一个人能够团结多少人,才能成就多大事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学会接纳、懂得宽容,才能让人生之河源远流长。

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故事情怀,河流的每一段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自源头头一处溪流,欢快地流淌,渲染童真情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转眼入伍已8个月了,每每回想起新兵连的时光,总有一人闯入我的回忆。他既是我亲爱的战友,也是我最尊敬的“对手”。他叫刘喜祥。

刘喜祥从河南洛阳入伍,小小的个子,尖尖的脑袋,略黑的小脸上镶着两只玻璃珠一样的眼睛,时刻闪烁着,给人一种机智、干练的感觉。刚进班时,他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貌,而是他的热情让我记忆犹新。

我刚到班里的时候懵懵懂懂,初入军营的喜悦夹杂些许莫名的紧张。刘喜祥是班里早两天第一个到的新兵,所以比我们先明白规矩和标准。是他帮我铺床单、收拾物品、告诉我如何整理内务。他的热情帮助让当时手足无措的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标杆”,生活、训练中总是以他为表率。

可能是因为入伍前有地方打工的经历,小小年纪的刘喜祥能吃苦、很干练、有眼色,什么活都抢着干。相比之下,我这个大学生兵就显得笨手笨脚。他经常受到班长表扬,明明是班里最矮的个儿,却站在排头的位置,足以证明他的表现有多么出色。记得第一次班务会上班长着重表扬了他。至于我嘛,中规中矩,班长讲评也就一句带过。

我也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我默默地告诉自己:要把他从“标杆”变成“标靶”。瞄准他,超越他!自那以后,我看看我的被子就越来越不顺眼,因为他比我的标准更高。于是,每天我都会早起十分钟把被子压一压,掐边的时候也更加细致;队列训练集中全部精神,每个动作都全力以赴,时刻提醒自己标准要高,不许偷懒;体能训练更是咬紧牙关,哪怕只剩下一百米,不把他超越便不能松劲。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的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班长表扬的次数也多了,有一天,连排头兵也变成我了。

后来,我知道班里要评选任命副班长,我和刘喜祥都全力以赴加入竞争行列,因为他的存在,致使当时的“选情”变得复杂。于是我从学习、内务、训练到公差勤务,全方位发起冲刺,同时发挥自己擅长演讲的优势,在评选中占得先机。最终在投票中我获胜,如愿当选副班长。

刘喜祥并没有因为竞选失败表现出失落,反而对自身要求更高更严,对我的“领导”也没有表现出抵触。他的踏实和干劲一直激励着我,让我每天都斗志满满。“对手”的这份激励使我变得更加优秀,获得了“新训尖兵”的荣誉。谢谢你喜祥,你是我一起扛过枪的至亲战友,亦是“策马鞭”,时刻鞭策着我不断前进。是你和我“比着干”让我变得优秀;是你和我“赛着跑”让我可以跑的更远。虽然我们分手之后没有再联系,彼此不知道在什么单位,但是,我对你的想念将伴随着我的一生,因为有了你,才有了我的今天,期待你在新的岗位上屡创佳绩。

■陈晓虹

阳阳的“军旅情结”

“阳阳”是孙子的小名,快两岁了。两年来,小家伙儿在我们这个“军人之家”,上演了许多“军旅情结”的故事。

阳阳开口说话不是很早,但是开口说话后,我们就先训练他的军语,比如喊他名字时应该回答“到!”小家伙显得名字很有数的点点头,当我们再次喊他名字时,响亮的回答了“到!”逗得我们全家乐呵呵的,阳阳的奶奶跳起大拇指说:“又一个小军人诞生了!”

没过几天,我们训练阳阳敬军礼,小家伙好像早就会了,一喊他敬礼,他就眯眯地举起右手,中指略高了一点,不是紧贴着右眉毛边,而是摸到了头发上,极不标准,有时候还用左手敬礼,他爸爸经常帮助纠正动作。从此,只要有家人喊敬礼,阳阳都会迅速举起右手或者左手敬礼。一次,我们一家人聚会,他吃饱饭后就说“吃饱、饱了。”我们知道他吃饱后,就抱他下来走走,没想到他给餐桌上的长辈们一个个的敬礼握手,引得大家笑声不停,都说我们家又有一代“新军人”了。还有一次,阳阳的父亲、我儿子陈鑫参加南部战区演习回来,穿了一身迷彩服,阳阳见了感觉特别亲近,跑过去要他父亲抱抱。他父亲一把抱起他来,阳阳顺手就把父亲的迷彩帽拿了过来,戴在了自己头上,反复的打手势,叫我照相。

在家里,我们经常向阳阳讲述我家三代军人的光荣历史,阳阳的太姥爷,也就是我的岳父是军人,在南部那场捍卫祖国尊严的战争中,他是团领导,以身作则,英勇作战,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战后,部队党委上报他为“党的忠诚战士”,追记了一等功。那时候,阳阳的奶奶,即我的爱人还只有15岁,她毅然决然地接过父

亲的钢枪,继续边境轮战,在之后的40年军旅生涯中,屡创佳绩成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军审计先进个人”。阳阳的父亲是在高中一毕业就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到部队后,他在学习训练之余,发表了许多新闻和文学作品,并获多个奖项。考上军校之后,被评为优秀学员,其论文也被评为优秀论文,荣立二等功。

我们给一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讲家史,他不仅听了,而且似乎也听懂了,他指着我们都穿着军装的全家福大声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解放军。此时此刻,我们会心的笑了,心里甜滋滋的。阳阳看到我们的笑容后,得意的走起正步,他那自信骄傲和得意,让我想起自己当新兵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态:自信、骄傲和得意。

我爱人陪着阳阳时,经常会问他:爷爷是解放军吗?阳阳回答:是!妈妈是解放军吗?阳阳回答:是!爸爸是解放军吗?阳阳回答:是!妈妈是解放军吗?阳阳回答:是!这个时候,阳阳忘不了指指自己说:我也是解放军。我们都会跳起大拇指表扬阳阳,让他从小养成当解放军光荣的印象。

由于我们全家人对阳阳的熏陶和影响,他的“军旅情结”渐浓,他拿起玩具手枪,两脚会自动叉开,和双肩并行,握枪的姿势漂亮极了,扣动扳机会长点射,也会短点射,掌握的恰到好处。他和楼下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自然而然的走起了正步,腿踢的到位有力,像模像样,让人捧腹大笑。

我们期待着阳阳健康快乐的快快长大,在强军的征途上,成为我们家新一代的军人。



长征

第 4225 期

人生是条河

■蒋崇光

多年来,无数次凝望河流源头处的涓涓细流,交汇处的滚滚浪花,截流处的平静无波,瀑布处的惊涛骇浪,入海口的水天一色,直感那浩荡江水涌进胸膛,引发灵魂深处的阵阵悸动。那天,在金沙江和长江交汇处,目睹青山若黛,烟江如画、灯火荡漾,顿悟人生就像一条河,无论如何千回百转,最终还是要回归大海。哪怕那倔强的石子在河面打上几个水漂儿,依然要沉入河底。古往今来,人生殊途同归,免不了一死,那又何必一辈子苦苦奋斗呢?我想,原由是那人人生路途的无限风光让人迷醉!正因为滚滚浪花淘不尽英雄梦,才有了奋斗的人生、发展的社会、前进的历史。

人生之河的发源地很渺小,壮大河流需要汇集支流,丰富人生需要积蓄人脉。时间不会逆转,河水不能倒流,人的前半生不犹豫,后半生不后悔。天上不会掉馅饼,与其枯坐一室,胡思乱想,不如起而行之,寻找契机。河流遍布大地的四面八方,有机会交汇在一起,好比不同的人有缘走到一起,有的一见如故,有的恍若路人。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你在江北,我在江南,于万千人群中寻觅知音,在万千浪花中辗转自如,人生就在缘起缘落、缘聚缘散中演绎着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才懂得它的珍贵,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要懂得珍惜善缘,把握机缘,喜结良缘,让人生之河多书写连绵佳话,少留下悔恨遗憾。

河流有长有短,河水有深有浅,不同的河流流出不同的曲线。人生道路千万条,成功不可复制,失败一样不可复制。大河有大河的壮阔,小河有小河的婉约。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却能创造生命的高度,人不能改变生存的环境,却能改变生活的命运。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谱写了人类驾驭河流的瑰丽诗篇,也留下了“河流可以改道,命运自有转折”的深刻启迪。书写精彩人生,不妨



揽翠 (中国画)

陈芳桂作

迷彩情书

■张世浩 孙 威

追随父辈绿色的背影,你牵着我血脉的梦萦。只是因为笃信你是我心底的追求,就坚毅地出发,去寻找那铿锵的号令。就这样带着血气和信念,步履坚定。不知不觉,已经伴着你看过山峻岭,飘打在身上的风雨已变成生命中引以为豪的光荣,摸爬滚打的艰辛凝结为帽徽上光彩熠熠的红星。

我和你之间,是生死契阔的约定,盟誓于黄昏时巡逻的身影、月光下握枪的造型,固执地用汗水去叠加奋斗的天平。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也知道,有千千万万个在追寻你的我,背负着的火热,时刻准备为了祖国与强敌一决输赢。

低头无畏地前行,终身不渝地跋涉在跟随你的路途上,看到过万物的兴盛与凋零,却从来没有哪一刻的心动能比过凝视你的目光。你使我于独处时温暖,于挫折时振奋,于迷惑时坚忍,于烦乱时豁达。人怎么会如此简单?简单到一身衣服就可以承载整个人生,一枚徽章就可以奔腾全部血性。

有你的陪伴,我们可以慨然注入江河坦然迎接风霜,从容迎战任何挑衅与张狂,共同成为祖国长城上必不可少的垛口,于黑夜中把满腔热血散做群星,在今后崎岖漫长的道路上默默闪光。

此刻,你随着我笔下的文字,在案头上平静的注视着我。我知道,你为什么历经硝烟而又初心不改,为什么你的绿永远那么纯粹和真挚。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当青藏高原进入一天中最宁静的午夜时,藏北是这宁静的中心。这时,所有的灯都熄灭,所有的路都入睡,所有的河都沉寂。大地一片寂静,静得仿佛能听见月亮打盹的鼾声,静得连躺在它怀抱的念青唐古拉山都显得比白天缩小了许多。夜空浮游着几朵不肯回家的云,它时而遮掩了月亮,时而又把月亮裸露出来,给藏北的夜平添几分神秘。

这晚,我投宿藏北草原上八塔附近的谷露村。我选择在这里停留,当然出于对藏族人民心目中至高至圣的英雄格萨尔王的敬慕。相传当年格萨尔王曾率兵在这里驰骋征战,他旗下的一名大将夏巴战死于此。为表彰夏巴,格萨尔王修八塔安葬夏巴。我是来向英雄祭奠的,没想到在古代英雄的坟旁,竟长眠着一位当代英雄。

后半夜,一阵笛声带着浓浓的月色从藏式小楼的窗口飘进来,把我摇醒。那笛声很舒缓,音调是悲切的。有时断了,有时又续上。断时余音缭绕,续时仍有断掉的留痕;有时近了,有时又远。近时犹如在脚下,远时仿佛来自远方。我的心被笛声牵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水兵(外一章)

■樊银生

你们不断地撩起人们的艳羡,你们的黑飘带、蓝披肩、海魂衫,还有那顶潇洒的无檐帽,以及身上那浓浓的天然的海腥味。你们,使来自大陆的人想起了鱼、船以及岛屿,想起了波涛、台风和呕吐,以及那漂浮的潇洒和下潜的神秘。你们是父母港湾里永不启碇的船,你们是恋人心中永远远张的帆,你们是版图上永不消失的湛蓝。你们,在蓝色的液体里游来游去,天空和大地便惬意无比。你们,无疑是游弋在蓝色疆土的盾牌,恶浪、孤寂和所有的艰辛使你们成为钢铁,但是,每当军舰启航和返航,你们又大大方方地让满脸挂满了泪。

驶向天边

铁锚像潜水员一样爬上甲板,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同海蛰子一般,把一些很重的文字紧紧地钉在船舷上。万国旗瞬间挂满桅杆,风儿再次伸出温暖的手,转达水兵故乡土地的问候。太阳从海里蹿出观看,汽笛终于发出深情地呼喊,大陆被推远,视线被渐渐拉直,期待被搓成坚固的钢缆。海峡越来越宽,热泪企图堵上双眼,当水兵们,把五指并拢的右手缓缓举起,才蓦然发现,告别——这是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水兵们的心中,只有海,没有岸。